



【田园丹青】

“市井”情趣

□郑峰

我寓居的小区大门对面，跨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公路，就是这个城市很有名气的“早市”。从农村出来的人们，还习惯称它为“早集”。主管部门只允许早上九点以前在这里占位摆摊，以满足附近居民们的生活所需，白天人去摊撤，一片干净。

这个城市曾很为这些“马路天使”头痛，不止一次地下令“取缔占道经营”，认为这些不守规矩的小商贩们，搞乱了城市秩序，是城市脸面上的灰斑污点。可是，这里刚取缔，那边又冒出来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为这事也曾组织到外地城市参观考察，甚至还出国取经。特别是在发达的欧洲城市考察时，发现他们的马路市场不仅有，还颇具规模档次。如意大利的佛罗伦撒（翡冷翠），甚至大罗马城市都有繁华的街市。他们尊重历史习惯，有堵有疏，控放有序，这很有点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办法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城市管理者们重新疏理“治市”思路，依据市场自身规律和沿革习惯，重新规划设置了摊点布局，特别是在城市交通要道的地方，采取了限时、限段等措施，门前这个便民“市井”，便是属于此类市场。

说起“市井”来，在中国也算源远流长，历史悠久了。古代人把商肆集中的地方称作“市井”。《管子·小匡》中曰：“处商必就市井。”尹知章对市井的注释是：“立市必四方，若造井之制，故曰市井。”市井、市廛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区。它占据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，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城市的人文景观。古人将市场定位在“面朝后市”的时空中，即市廛要设立在宫殿或官衙的背后。认为这样才符合传统，也合乎“礼”。但是，实际发展中并没有受到“礼”的束缚，而是遵循了“因地制宜”的原则。自汉至隋唐以来，在中国古代一些大城市中，以“市”命名的区域比比皆是。汉代京城长安就有九个市，六市在大路西边，统称为“西市”；三市在大路东边，统称为“东市”。两市之外还有个槐市。北魏时期的京城洛阳有东市、大市、四通市等繁华市井。也许因为市井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缘故，古代人对市井的管理一向极为严格。设有专管机构，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，掌管锁钥。中国唐代将集市四周设有高高的围墙隔离，四面设有四门，并有严格的时间管理限制：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，日入前七刻，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。对违规者杖七十，严重者则重惩。

市井之作用，也是诱发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。曾经比较发达的明清商业，起始于宋代，肇端于唐末。这主要是唐末以来市井场墙被突破毁坏，市场得到摆脱限制，迅速发展。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荟萃的繁荣大街，相当于现在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和上海市的南京路吧。南宋时期，由于江南地域富饶，水韵姿华，杭州城内曾几度锦华。《都城纪胜》云：“自大内和宁门外，新路南北，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，悉集于此。”

这显然是一个打破时空概念的开放性市场，市井遍布街巷，深入坊区，成为名符其实的“不夜城”。

今日之“市井路摊集”，不过是万千城市大牌商店楼宇的补充和拾遗补缺罢了。它麻雀虽小，却也五脏俱全，成为附近生活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特别是它的“时令”性，令人感慨万千。你看：微信中刚收到山中樱桃将熟，明朝早市就摆上了鲜红娇嫩的山中珍品；大秋将尽，各色鲜玉米棒纷至沓来；高青大米，桓台藕，东山里的小米、绿豆、大地瓜；七月的核桃，八月的梨，九月的柿子来赶集，一年四季的微妙变幻，尽在“市井”中。它不仅能使久居城市里的人们品尝到上苍赐给的山珍海味，滋补生命的能力；还教你不要忘了那自然界季节的变化，劳动的辛酸，乡下父母的亲情；撩起你浓浓的乡愁、乡情！



【闫红说】

狠话不出口

□闫红

我性子急，反应慢，两者相加，结果是特别容易着急上火，却又说不出话来。事后反应过来，一复盘，文思泉涌，妙语如珠，随便拎出一句，感觉都能稳准狠地一招制敌。刚才这些话都到哪里去了呢，像是架都打完了帮手才出现，又不能坐着时光机器杀回去，想想更气了。

但这几年，我不这么想了，前两个环节还是气得说不出话，然后恼得无以复加，但延伸出下一环节，就是庆幸自己脑子来得慢，那些狠话，没能说出来，也许比说出来更好。

第一是有时候你会弄错。

比如有次跟人家生气，像张爱玲说的，人家咳珠唾玉，我被珠玉卡住了喉咙，满心的话，挤在嗓子眼，吐不出来，只能吞下去。过后一想，分明有句言简意赅的话，可以直指七寸，让对方无话可说。现在想起来有什么用？吵架最重要的是现场感。

我甚至想，一定要找机会，把这句话说出来，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。哈哈我也有用心险恶的时候啊。然而，没等我得逞，我已经发现这个事儿，可能是我理解错了，要是我把那些话说出来，就会对无辜的对方造成误伤。而我理想中的自己，明明是善良的人类，大脑迟钝，让我的理想得以保全。

对世事了解越多，我越发现人类是多么容易误解，首先语言交流过程中有很多信息流失，其次，每个人的言说背后，都是自己的一整个过往，说出口时，会不自觉地预设对方能明白，但是人家却是要结合自身经历去理解。

于是，一方自以为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表达，另一方却感到被冒犯。像这样的误解，只能等时间来解决。

反应快的人习惯斩立决，反应慢的人被迫选择斩监候，但后者避免制造冤假错案，不像前者，该说的不该说的一股脑儿说出来之后，就是覆水难收。

当然，有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弄错，你就是碰上那种不讲理的人了。比如我有个女友，出电梯时被人撞了一下，还被对方吼：“怎么回事，先上后下懂不懂？”女友当时反应不过来，过后一想，靠，为什么不告诉他人类的规矩并不是这样。

这种情况下，没有说出来要不要懊恼呢？我觉得也用不着，如果这人再犯，一定会有人收拾他，如果他不再犯，那当然是皆大欢喜。这次你没能帮助他改正错误，是你们没缘分，你心里过不去的，不是没能给他点教训，而是一口气没出来。

可是，是不是我们总要把气拿出来？非得做说最后那句话的人？相信我，不说真的不会死人，金钱能够解决的事未必都是小事，但几句狠话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肯定是小问题，真碰上大事了，还得靠实力，语言的震慑力是有限的。

女作家张欣老师写过一篇文章，说“我们的烦恼都来自反应过快，有问必答是第一傻”，这真是过来人的真知灼见，逢敌必亮剑，太消耗真气，不适合日常生活。因为你一旦亮剑，这个事就大了，你出招了，人家就会接招，等人家那一招过来，你接不接得住还是另说。关键是本来可以安生的，现在却处于不确定状态，浪费很多时间精力心理成本不说，这种劳动也没人买单，倒是图啥呢？

所以，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人，如果你高兴，慈悲为怀，想要日行一善，帮他改正错误，也免去下一个人的麻烦，说上几句，没有问题。但如果是觉得有那么几句话没说出来，大不愤，实在是没必要。

有次在苏州，卖冰激凌的小店门口排起了队，队排得有点乱，一眼看过去，不容易发现哪里是队尾。这时有个男的牵着女儿有说有笑地走过来，注意力不太集中，一不小心就插到队伍里。我正想提醒他，旁边一个男的先嚷嚷起来，说：“你怎么插队？什么素质！”口气非常严厉。

这要是我，估计得生气，又不是故意的。但那个男的却满脸笑容，也不解释，连说几个“对不起”，带女儿走到队尾去，父女俩又继续热聊起来。那一刻我真的只有羡慕，我觉得他活得很安全。不用担心遇到不讲理的人，反正他须发无伤。低耗损的人，才真的可以横着走。

日言百句其气自伤，说不咸不淡的话尚且如此，说狠话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。反应慢，也许是一种福气。

说来说去，其实就是有脑子的人都有个好脾气。我娃是摩羯座，年方十三岁，就经常对天蝎座的我说：“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想呢？”“你可以那样想嘛。”

他从来不说狠话，有时我都感觉到别人在欺负他，他自己却感觉不出来。在他看来，只要别人不抢钱不打人不说羞辱性的话，一个脸色几句不客气的话，是可以过得去的。因为人家也许有人家的想法，你凭什么要求人家不那么想呢？你看，跟好脾气的人过招，很容易成为一个人的战争。

有一次我对他说：“坏脾气也有好处，显得有才华。如果全世界都跟你过去，是不是就有点李白‘世人皆欲杀’的意思了？”我娃不理会我的胡说八道，很认真地说：“但是脾气好，能够快乐一辈子啊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，他比我明白，我说的是幻象，他说的才是真相。

【记忆生根】

铁 锅

□冯连伟

对出生于农村的孩子来说，从记事起就会对锅屋里的那口铁锅刻下深深的烙印。当娘每天早中晚按时点上柴草、拉动风箱，让铁锅给一家老小做干饭、做稀饭、有吃有喝的时候，孩子们的肚子才不会饥肠辘辘，才不会面黄肌瘦，才不会被饿得四肢无力、面浮腿肿，才会如同地里的庄稼般正常生长。当娘无法从铁锅里盛出一盆让老的少的解饿的糊豆时，日子也就逼得老的愁、少的哭，遮天蔽日、乌云压顶了。

在我的故乡，做饭的地方不叫“厨房”，都叫“锅屋”。尽管“厨房”和“锅屋”都是做饭的地方，但我的理解所指的侧重点是不同的。父老乡亲口中的“锅屋”所指很明确，就是给那口铁锅建个小房子——这口铁锅在一个家庭在人的一生中那么重要，是要给它盖间屋的。因为有了铁锅，才有了“锅屋”，才有了正常的生活，才有了一日三餐，吃饱了才有欢乐，才有了下地干活的力气。

我小的时候对锅的概念非常简单。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锅，这就是铁锅。如果说有不同的话，那就是铁锅也有大有小。从娘的口中我知道有五印锅、六印锅，小的还有三印锅，最大的据说是十二印锅。我一直没考证娘口中的“印”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尺寸，但我的乡亲不仅对铁锅的大小用“印”来描述，对烙煎饼的鏊子也是用“印”来描述，如八印鏊子、六印鏊子等。

铁锅都是安放在灶台上的，我的故乡锅屋的布局都是相似的。穷人家和富人家的锅屋不同的只是垒灶台用的是黄土还是砖石，锅屋是草棚的，还是不亚于穷人家堂屋一样门窗齐全的房子。家家户户的锅屋里都有大铁锅和小铁锅，灶台一侧都有一个风箱。用铁锅做饭的时候，我们主要用的是柴草，所以家家户户的门前或空院里都有一个柴草垛。现在有的饭店又打出了“地锅鸡”的招牌，其中一定要标明炒鸡的锅是铁锅，烧火的原料是木柴。可惜我小的时候一年到头没有炒鸡的机会，不然，随时可以吃到“地锅鸡”的。

我家的起家是从一间半草屋和半口铁锅开始的。我爹两岁丧父三岁失母，他和我的大伯大姑都是我老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。我爹很小的时候就和我的大伯分家自立门户，分到的财产就是村子最东侧的一间半草屋和半口铁锅，屋后就是村子围墙的东门和大街。我爹自己开始做饭的时候就是用这半口铁锅熬的糁子糊豆。到我能记事的时候，村里的乡亲们喊我爹都不叫他的名字，有的喊他“二黄叔”，有的喊他“二黄哥”。开始我不明白，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，就是因为我爹小时候没的吃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天天都是面黄肌瘦。我爹按农村的习惯排行是老二，就给我爹起了个外号“二黄”。这一叫就是几十年，到我都有了儿子，回村里的时候，还听到了“二黄叔都有孙子了”。

锅屋里的铁锅一般一口大的是做主食用的，做糊豆干饭贴饼子蒸馒头；还有一口小铁锅是炒菜用的。那时多数农户家里都要喂头小猪，经常要用铁锅煮猪食，煮完了猪食是要把铁锅刷干净的，比平时做完饭后刷锅还要下功夫。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娘到姥姥家了，我自己在家里想着表现一下，炒个菜，想让娘回来好好表扬我一下。菜下了锅，一时手忙脚乱，只顾用铁铲子在锅底上铲过来铲过去的，结果锅底硬硬让我铲出个窟窿来。我慌了神，舀上一瓢水倒进锅里，一下子漏进了炉堂里，吓得我“哇哇”大哭。娘回来后知道了，忙着给我擦泪，又把我揽到怀里，安慰我说：“咱这个锅用了多少年了，你刚出生的时候咱就使这个锅了，到了该换新的时候了，明天咱就买一口新锅。”

农村人对铁锅是很看重的，故乡至今还有“温锅”的习俗。铁锅在农村也会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。当父母的准备让儿子单过的时候，首要的是给儿子准备两口铁锅，一盘石磨一个铁鏊子，这都是上推几十年让一个家庭正常生活必备的用品。

我娘始终对铁锅情有独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住房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善，锅屋也不再是原来的茅草棚，我们给娘也备上了煤气灶，买上了高压锅不粘锅，但娘依然让我们在锅屋里给她支上灶台安上铁锅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在农村生活的大姐二姐二哥家里都还保留着传统的铁锅灶台，而且主要做饭厨具都还是用铁锅。我每次到姐姐家吃饭，姐姐们总是自豪地说：“用柴火铁锅煮的羊肉汤好喝吧？”“用铁锅花生油炒的鸡香吧？”……

如今在城里生活是很难吃上铁锅做的饭菜了，但当年娘用铁锅做饭的记忆却依然非常清晰，每一次回想，都是对旧日生活的致敬和对崭新生活的感激。